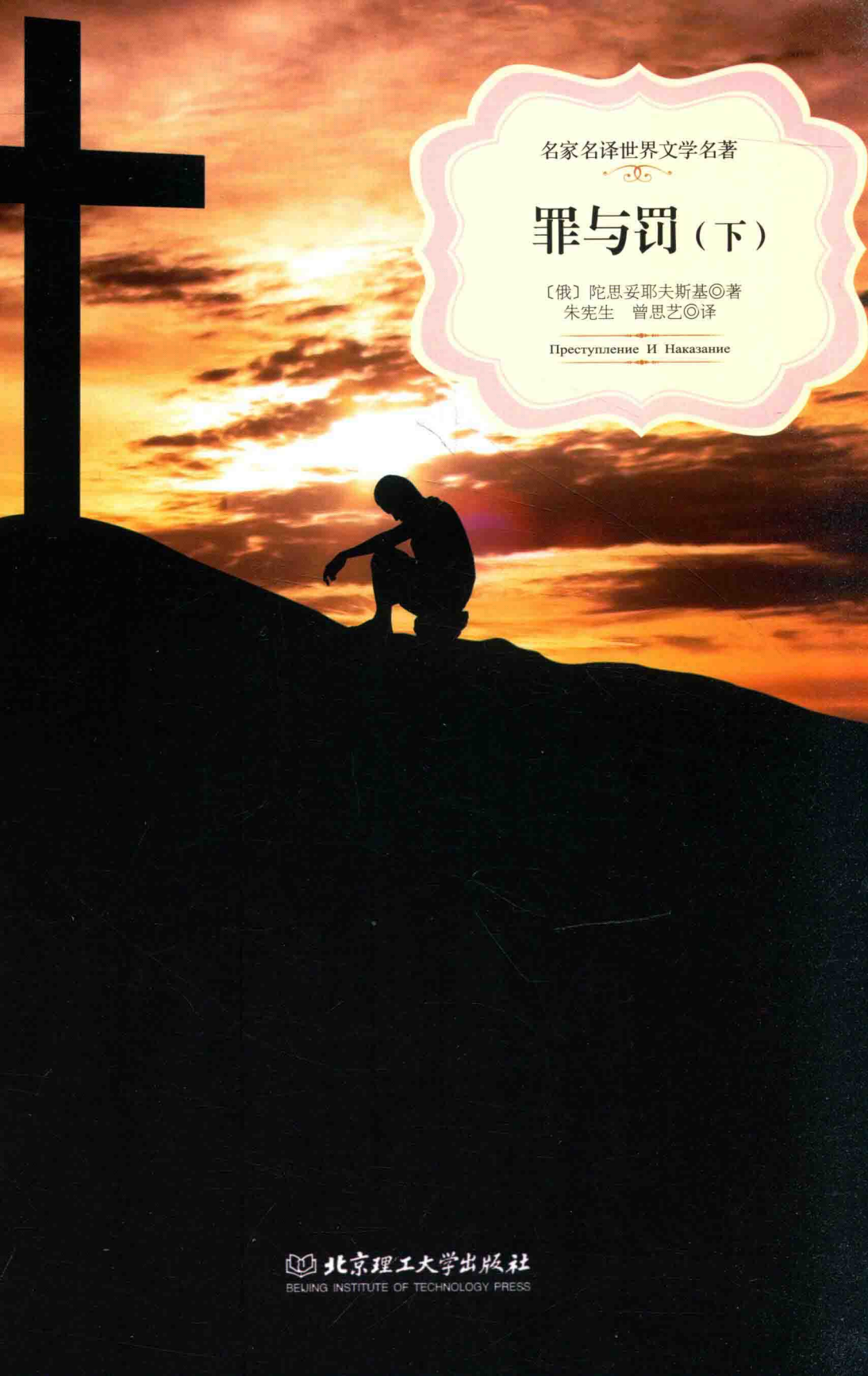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罪与罚（下）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朱先生 曾思艺◎译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罪与罚（下）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朱宪生 曾思艺◎译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第五章

彼得·彼得罗维奇昨晚与杜涅奇卡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所进行的那番决定终身大事的解释，第二天早晨也使他的头脑清醒起来。他虽然心如刀割，但也不得不渐渐承认，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覆水难收的既成事实。昨天，尽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他始终觉得它几乎是天方夜谭般荒诞不经的，始终还觉得它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仿佛一条黑溜溜的毒蛇，整整一夜都在啃啮他的心。起床以后，彼得·彼得罗维奇立即照了照镜子。他提心吊胆的是，一夜之间会不会就得个黄疸病？不过在这方面，眼下还一切都安然无恙。彼得·彼得罗维奇望

了望自己那高贵、白皙、近来稍稍有点发胖的脸膛，甚至还感到片刻的安慰，对自己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位也许还更可敬可爱的未婚妻信心十足。不过他立即清醒过来，使劲儿往旁边啐了一口唾沫，因而引出了同住一个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无声的、嘲讽的微笑。彼得·彼得罗维奇发觉了这一讥讽性的笑，立即认为这是自己年轻朋友的一个过失。最近一段时间，他已经记下了这位年轻朋友的不少过失。他恍然大悟，昨晚他不应该一回来就把当晚那件事情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因此他倍加恼恨。这是他昨天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当时他怨气满腹，怒不可遏，一时冲动，诉说了那件事情。随后，这天早晨，似乎是故意和他作对，不愉快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接踵而来，就连他在参议院里为之东奔西走的那件案子，也显露出败诉的明显迹象。特别惹他恼怒的是他的房东，由于结婚在即，他向此人租了一套房子，并且自己掏钱进行了一番装修，可这个房东，这个发了横财的德国手艺人，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废除刚刚签订的合同，而要求按合同规定的条款交付所有违约金，尽管彼得·彼得罗维奇退还给他的房子几乎装修得焕然一新。家具店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订购的家具还没有送到住所，可定金却无论如何连一个卢布也不肯退还。“我总不至于为了这套家具而特意去结婚吧！”彼得·彼得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自思忖，就在此时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又闪过了他的脑海：“难道这一切当真就这样覆水难收般地化作了泡影，永远完结了？难道就不能再试它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他就禁不住再次心醉神迷、心如刀割。此时此刻他真是痛心入骨，当然，如果现在只用一声诅咒就可以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呜呼哀哉的话，那么彼得·彼得罗维奇必定会急不可耐地发出诅咒。

“此外，我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我未给她们分文，”他一边寻思，

一边愁眉苦脸地走向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真见鬼，我干吗这样一毛不拔呢？这样做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我本想让她们手头紧巴巴的，以便把我视若神灵，可她们竟会如此！……呸！……不，假如在这段时间里，我为她们花上一千五百卢布，譬如说，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给她办些嫁妆，购些礼物，买些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珠宝玉翠、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多了，而且……也牢靠多了！现在要跟我一刀两断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像她们这种品性的人啊，如果跟我解除婚约的话，必定认为理所当然地要退还礼物和钱财，可真要退还又会感到相当困难，而且也心疼不已！并且良心也会感到不安：怎么，难道能够就这样把一个对我们一向都慷慨大方、温文尔雅的人拒之门外？噜，我失算了！”于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当即大骂自己是笨蛋——当然是在心里暗自大骂。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以后，他回家的时候比出门的时候更凶相毕露，更怒火熊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家里筹办丧后酬客宴的事情，多多少少地引发了他的好奇心。昨天他就已得知了一些有关这次丧后酬客宴的情况，甚至还记得，似乎也邀请了他，可他当时忙于处理自己的麻烦事，无暇关注其他的事情。他赶忙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详情，而她正在摆满了食品的桌子边张罗着，因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她到墓地送葬去了）。他了解到，丧后酬客宴将会办得相当隆重，几乎所有的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其中甚至包括死者并不认识的人，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被邀请出席，尽管他以前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吵过架。最后还有他彼得·彼得罗维奇本人，不仅受到了邀请，而且主

^① 当时彼得堡一家著名的服饰用品商店。

人甚至还迫不及待地翘首等待他的光临，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地位最高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①本人也受到相当恭敬的邀请，尽管以前她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曾经多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才在这里总领一切，忙忙碌碌，几乎从中获得一种乐趣。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丝绸，雍容华贵，艳光四射，她也因此而得意洋洋。所有这些情况和消息引发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回到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若有所思地琢磨着什么。问题在于，他了解到，拉斯科尔尼科夫赫然位居被邀请的客人当中。

不知什么原因，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个早晨都坐在家里。彼得·彼得罗维奇与这位先生的关系是颇为奇怪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自然的：几乎从住到这里来的第一天起，彼得·彼得罗维奇就鄙视他，甚至对他怨气满腹，怀恨在心，然而同时又似乎畏惧他三分。彼得·彼得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就住在他这里，倒并非仅仅是出于精打细算，想节约一点儿开支，虽然这几乎就是主要原因，然而还有其他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个曾经由他抚养成人的青年，现在是最激进的年轻人的代表，甚至在一些非同寻常、神秘兮兮的小团体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彼得·彼得罗维奇大吃一惊。这些势力强大、无所不知、蔑视一切人、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已使彼得·彼得罗维奇胆战心惊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而且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当然咯，在外省的时候，他本人还无法对这类事情形成任何一种概念，哪怕是大致确切的概念。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听说现在存在着，尤其是在彼得堡

^① 此处作者似是记忆有误，前面多次提到阿玛莉娅，但或称柳德维戈芙娜，或称费奥多罗芙娜，而未见伊万诺芙娜这一称呼。

存在着那么一些激进分子、虚无主义者、揭露者，等等，然而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含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荒谬的程度。多年以来，他最害怕的就是揭露，这是他经常过分提心吊胆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幻想着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可还是惊魂未定，就像常受惊吓的小孩有时也会惊魂未定一样。几年以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遇到过两起铁面无私地揭露省里权倾一时的要人的事件，而在此以前他一直对他们俯首帖耳，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保护伞。一起事件以被揭露者声名狼藉而告终，而另一起事件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差一点儿没法收场。这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就决心立刻摸清这里的情况的原因——如果需要的话，他就会抢先一步，极力博取“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欢心，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依靠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而且，比方说，在拜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时候，他已经能勉强鹦鹉学舌地重复别人那些人所共知的观点了……

当然，他很快就发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俗不可耐、傻头傻脑的人。然而这丝毫不曾改变彼得·彼得罗维奇原来的打算，也不曾振奋他的精神。即使他确信所有的激进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焦虑不安也依旧不会消除。其实，他对所有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狂热地向他兜售过这些东西）漠不关心，他有自己的个人目的。他需要的只是立刻搞清楚：这里曾发生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有没有令他本人害怕的地方？假如他打算干些什么，他们会不会揭露他？如果受到揭露，那么是由于什么原因？说实在的，现在他们又在揭露哪些东西？此外，还要搞明白，如果他们真是有势力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取他们的欢心，并且立刻哄骗他们一下？应该这样做，还是不该这样做呢？能不能，譬如说，借助他们的势力使自己平步青云，

飞黄腾达呢？总而言之，有数以百计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形容枯槁的人，身材矮小，在某处任职，长着一头淡黄得出奇的头发，蓄着他引以自傲的肉饼般的络腮胡子。此外，他几乎经常患眼病。他的心肠极铢，但言谈十分自信，有时甚至盛气凌人——这与他的体形两相对照，几乎总是显得滑稽可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里，他却是备受尊敬的房客之一，这就是说，他既不酗酒，也从不拖欠房租。尽管有这么许多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的确有点儿傻头傻脑。他追求进步，并跻身于“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行列——完全是出于一时的青春激情。他是那些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言行庸俗、思想幼稚、志大才疏而又刚愎自用者之一，这类人对于最流行的时髦思想必定是顷刻间便趋之若鹜，紧紧依附，为的是立即把它庸俗化，并在一瞬间把他们有时竭诚效劳的一切漫画化。

可是，尽管列别贾特尼科夫心地相当善良，但对自己的同住者和过去的监护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也开始多多少少感到有点儿无法容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从双方来看，虽说有偶然的因素，但彼此都应负一定的责任。无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多么傻头傻脑，但他终究渐渐开始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在欺骗他，心底里视他如敝屣，并且看出“这个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曾经尝试着向他讲析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然而近来彼得·彼得罗维奇在听他讲析的时候，不知何故开始流露出一种过分明显的嘲讽神情，而最近几天，甚至开口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彼得·彼得罗维奇已经凭自己的直觉开始看清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俗不可耐、傻头傻脑的人，而且也许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即使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听到一些第三者转述的拾人涕唾的东西罢了；不仅如此，也许他对自己宣

传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因为他实在是太糊涂了，哪里还当得了揭露者呢？我们在此顺便说一下，彼得·彼得罗维奇在这一个半礼拜里，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那些言里古怪的恭维总是来者不拒（特别是最初那些日子），也就是说，也并不表示反对，而是加以默许，比方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故意赞扬他打算资助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某个新的“公社”^①；或者，又比方说，恭维他说，哪怕杜涅奇卡在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会听之任之；或者颂扬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行洗礼，等——全都是诸如此类的话。对于这样一些强加给他的优点，彼得·彼得罗维奇总是照例不表示反对，甚至允许别人如此大加赞扬——因为他对任何赞扬都乐此不疲。

这天早晨，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得罗维奇把几张五厘的公债券^②兑换成了现款，眼下正坐在桌子旁点数着一沓沓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从来都囊空如洗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装出一副对这一沓沓钞票无动于衷、不屑一顾的样子。彼得·彼得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比方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一沓沓钞票无动于衷。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在满怀惆怅地暗自寻思，彼得·彼得罗维奇兴许真的认为他的无动于衷是装腔作势，而且兴许还会感到乐滋滋的，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沓沓钞票把自己的年轻朋友刺激一番，耍弄一下，提醒他记住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两人之间似乎判若云泥。

① 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发表了长篇小说《怎么办？》，书中描写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缝纫工厂，很是激动人心。在这部小说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同工同酬、实施集体经济的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斯列普佐夫（1836—1878）在旗帜街建立的旗帜公社。小市民街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住所不远。

② 利率为5厘的公债券。

彼得·彼得罗维奇这一次发现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前所未有的情绪激动，而且疏忽大意，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津津乐道起自己心爱的话题——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并且大发宏论。彼得·彼得罗维奇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在算盘珠清脆的响声停顿的间歇里，他偶尔从嘴里蹦出几句简短的反驳意见和评语，并且流露出一种一目了然、存心作对的嘲弄神情。然而“宅心仁厚”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把彼得·彼得罗维奇的这种状态归因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风云突变，并迫不及待他渴望谈谈这个“公社”话题。因为对于这个具有进步意义和宣传价值的话题，他颇有些东西可说，这也许会安慰安慰他这位尊敬的朋友，而且“理所当然”地有助于他今后的思想进步。

“这个……寡妇家里在筹办什么丧后酬客宴吧？”彼得·彼得罗维奇突然问道，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高谈阔论兴致正高的时候打断了他的话。

“您竟像不知道似的，昨天我就跟您谈到过这件事情，而且对所有这些仪式都略抒己见……对啦，她可是也邀请了您的，我听说了。您自己昨天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傻娘儿们竟会把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尔尼科夫送给她的钱，全都用来操办丧后酬客宴。我刚才经过那里的时候，甚至大吃一惊：准备了那么多吃的，还有好几种酒呢！……还叫了好些人在帮忙呢——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他详细地探问情况，似乎心怀某种目的，有意把话题引到这个问题上，“什么？您说，还邀请了我？”

他突然抬起头，补充了一句：“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没有印象。不过，我不会去。我去那里干什么呢？昨天我只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员的贫困的遗孀，有可能作为一次性的补助把他一年的薪俸发给

她。她莫非是因此而邀请我吧？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人家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内心羞愧呀，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慌乱起来，甚至变得面红耳赤。

“就是您呀，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一个月以前，对吧！我可是昨天才听说的……您的信念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妇女问题都没处理好呢。嘿——嘿——嘿！”

于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似乎得到了安慰，又噼里啪啦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八道，恶语中伤！”列别贾特尼科夫猛然涨得满脸通红，他一向就怕别人提起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另一码事……您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这是造谣诽谤！当时我纯属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扑向我……她差点儿把我的络腮胡子都拔个精光……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正当的自卫。而且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她太专横霸道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就傻乎乎地站着让她打吗？我只不过把她推开而已。”

“嘿——嘿——嘿！”卢仁依旧尖酸刻薄地笑着。

“您想撩逗我发火，因为您自己怒火中烧，七窍生烟……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您理解错了。我甚至认为，假如承认妇女各个方面，甚至在力气方面也和男子一样（已经有人这样论定了），那么，由此可见，在这一方面也应该双方平等。^①当然，我后来得

① 列别贾特尼科夫宣扬的这种男女平等的理论，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的丑化。

出结论，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打架是极不应该的，在未来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在打架中寻求平等也是不可思议的。我并没有那么蠢……然而打架这种事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也就是说，以后绝不会再有了，但现在还是会存在……呸！活见鬼！您把人都弄得晕头晕脑了！我不参加丧后酬客宴，倒不是因为发生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只是因为按原则办事才不去，是为了抵制丧后酬客宴这种陈规陋习，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去一去也无妨，只是为了嘲笑它一番……但可惜的是，神甫不会来。否则，我百分之百去。”

“也就是说，一边坐着用人家的慷慨款待^①大快朵颐，一边又对人家的盛情款待不屑一顾，而且对邀请您赴宴的主人也不屑一顾。是这样吗？”

“根本就不是不屑一顾，而是抗议。我是一心为善啊。我能够间接促进人们的觉悟和宣传工作的开展。每一个人都应该提高觉悟，开展宣传，而且，说不定宣传得越激烈成效越高。我可以播下思想的种子……从这颗种子里就会结出事实的果实。我怎么会使他们蒙受委屈呢？最初他们会心怀不满，但以后他们自己会看到，我是对他们大有帮助的。就拿我们的捷列比耶娃来说吧（她现在已加入了公社），她曾受到人们的指责，因为她离家出走……迷恋着一个人，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宣称她不愿屈从陈规陋习，将不按宗教仪式结婚，而就此自由同居。人们都认为，她这样做似乎对父母太粗暴无情了，应该怜恤父母，写得温婉一些。依我看来，这都是一派胡言，压根儿就无须温婉，恰恰相反，这里需要的是抗议。再说瓦莲茨吧，她跟丈夫生活了七年后，甩下了两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宣布跟丈夫恩断义绝：‘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无法得到幸福。我无论何时都不

① 原文为“хлебосоль”，是俄罗斯常见的一个固定词语。在俄罗斯，用面包和盐迎接贵宾，款待亲朋好友，因此，这一固定词语的象征意义就是：殷勤好客、慷慨待客。

会原谅您，因为您欺骗了我，对我隐瞒了，通过公社这种形式，可以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不久以前，我从一个舍己为人的人那里了解了这一切，并且已经委身于他，还要和他一起去创建公社。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这一切，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道德的。从此您可以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别指望我会回来，您觉悟得太迟了。祝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这么写！”

“这个捷列比耶娃，莫非就是您上次说的那个第三次自由结婚的女人？”

“如果严格地评判，总共就两次！哪怕是第四次，哪怕是第十五次，那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说我有时候因为父母过早去世而深感惋惜，那么自然是现在。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他们还活在人间，我将用抗议给他们以痛击！我会故意让他们难堪……这就是‘离开家庭独立自主生活的人’，呸！我倒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惊失色！真的，遗憾的是，他们谁都不在人世了！”

“为了让他们大惊失色！嘿——嘿！嗯，那就听凭您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吧，”彼得·彼得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但是请您这就告诉我：您不是认识死者那个瘦弱的女儿吗？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凿凿有据的吧，啊？”

“这又算什么呢？依我看，就是说，按照我个人的见解，这正是妇女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怎么会不是呢！也就是说，*distinguons*^①。在当今社会里，这种状况当然并非完全正常，因为这是被迫的，然而在未来的社会里，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那是自由的。即使是现在，她也有这样做的权利：她饱经苦难，而这就是她的基金，也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的权利

① 法文，意为“我们应加以区别”。

对之进行支配。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基金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不过它的作用将以另一种性质表现出来，并受到严格而合理的制约。至于说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目前我把她的行为看作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活生生的抗议，并为此而深深地尊敬她，甚至连看着她，也感到欢欣鼓舞。”

“可我竟然听说，是您逼迫她从这个旅馆搬走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气得大发雷霆。

“这又是恶意诽谤！”他大吼大叫着，“压根儿，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全都是当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所造的谣，因为她什么也不懂。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打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主意。我只不过是试图提高她的觉悟，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是极力激起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仅仅是反抗，而且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自己也无法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

“您曾经叫她加入公社，是不是？”

“您总是取笑我，可又笑不到点子上，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您什么也不明白！公社里没有这种角色。成立公社，就是为了使世界上不再有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种角色将会彻底改变其现在的性质，在这里是愚不可及的，在那里将变得冰雪聪明；在这里，在目前的环境中是不正常的，在那里将会变得百分之百的正常。一切都取决于人处于怎样的情况下和什么样的环境中。一切由环境来决定，而人本身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就是现在，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关系也很友好，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未把我当作敌人和欺凌者。对啊！我现在动员她加入公社，不过这个公社是建立在极其、极其不同的基础上的！您有啥好笑的呢？我们打算创建自己的公社，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它矗立在比以前更广阔的基础之

上。我们已把自己的信念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否定的东西更多了！即使杜勃罗留波夫^①从棺材里爬出来，我也要跟他争论一番。就是别林斯基^②上阵，我也会把他驳倒！目前我在继续帮助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提高觉悟。这是一个天性极其美好、极其美好的姑娘！”

“嗯，而您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极其美好的天性了，是吗？嘿——嘿！”

“不，不！哦，不！恰恰相反！”

“哼，还恰恰相反呢！嘿——嘿——嘿！说得倒冠冕堂皇！”

“请您务必相信！我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向您隐瞒呢，请您说说看！正好相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点儿怯生生、羞答答的，显得多么纯贞啊！”

“所以您，就理所当然地，帮助她提高觉悟了……嘿——嘿！您就向她证明，所有这些羞耻心全都是一派胡言？……”

“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噢，您这是多么粗俗，甚至是多么愚蠢啊——请恕我直言——竟如此理解提高觉悟这个词！您什——什么也不明白！哦，上帝啊，您是多么……不成熟啊！我们寻求的是妇女的自由，而您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件事……我完全闭口不谈贞洁和妇女的羞耻心问题，就像闭口不谈那些本身毫无益处甚至本身就是偏见的事物一样，我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地赞成她在跟我交往时保持自己的贞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她完全有自己的意志，也有着自己充分的权利。当然咯，假如她亲口对我说‘我想拥有你’，那么我就会认为自己卓有成效、大功告成了，因为我十分喜欢这个姑娘。然而现在，至少是现在，毫无

①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政论家。

②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曾高度评价陀氏的第一部小说《穷人》。

疑问，从来还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对她毕恭毕敬，温文尔雅，也从来还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尊重她的人格……我等待着，并心存幻想——如此而已！”

“不过您最好是送点儿什么东西给她。我敢打赌，这件事您一定还没有想到。”

“您什——什么也不明白，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那是不用说的，她的境况很糟，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您简直就是在蔑视她。您看到了您误以为理应不屑一顾的事实，于是就拒绝以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的本质了。您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品性是多么美好！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最近她不知为什么完全不看书了，也不再来我这里借书了，而以前她可是常来借书的。同样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虽然她正全力以赴、坚如磐石地进行反抗——对此她已经证明过一次了——但是她似乎仍然缺少自主性，也就是说，缺少独立精神，否定精神也少了点儿，因此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某些偏见和……糊涂观念。尽管如此，她对某些问题却看得相当透彻。比方说，对于吻手的问题，她就有独到的高明见解，也就是说，她认为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侮辱了妇女。^①这个问题我们在公社里曾加以讨论，我在讨论后马上就向她转述了有关情况。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她也听得聚精会神。现在我正在给她讲析的问题是，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的房间。^②”

① 此处套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2章第18节中女主人公薇拉·帕甫洛夫娜的一段话：“男子不应该吻妇女的手。我亲爱的，这对于妇女应当说是一种很大的侮辱，这表示男子不把她们当作同等的人看待……”

② 此处讽刺性地套用了《怎么办？》第2章第18节中女主人公薇拉·帕甫洛夫娜的一段话：“我们要有两个房间，一间归你，一间归我，还有第三间，我们在那里喝茶、吃饭，招待客人……我不进你的房间……你也别进我屋里……我跟你见面，只能是在‘中立房间’里喝茶和吃饭的时候。”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我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时候，公社的社员是否有权利进入另一个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社员的房间……噢，最后的结论是，有权利。”

“哦，假如那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那时正在解决不得不解决的需要问题，^①那可怎么办呢？嘿——嘿！”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真火冒三丈了。

“您总是想着这种事，只想着这种该死的‘需要’！”他憎恶地大叫起来，“呸，我真恼恨，真懊悔，竟然在阐释制度的时候，过早地跟您提到这种该死的‘需要’！活见鬼！对于所有您这类人来说，这是一块绊脚石，而最糟糕的是——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拿来做笑料讥讽人！似乎还正确得不得了！似乎还真有什么引以自傲！呸！我曾三番五次强调，对于那些加入公社的新成员，一定要等到他们对制度心悦诚服、觉悟很高、方向明确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地向他们讲到这个问题。那么，请您告诉我，莫非您打算在污水坑里寻找这种可耻和可鄙的东西吗？我将一马当先，去清除干净那些无论有多脏的污水坑！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我牺牲！这只不过是一项工作，一项高尚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它的价值完全可以和其他活动相提并论，甚至，比方说吧，大大超过了什么拉斐尔或普希金的活动，因为它的益处更大。^②”

“而且更加高尚，更加高尚——嘿——嘿——嘿！”

“更加高尚是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这种用以确定人类活动意义的

① 指大小便。

② 此处套用并夸大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皮萨列夫（1840—1868）关于任何工作（包括艺术在内）首先应该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主张。